

2

禁 紅禁

陸昭環

海峽文艺出版社

巧夢

紅葉

陆昭环 著

(闽)新登字 05 号

寻梦·红叶

陆昭环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 59 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沙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19.37 印张 2 插页 603 千字

1995 年 3 月第 1 版

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

ISBN7-80534-951-7

I·846 定价 18.80 元

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



陆昭环,男,一九四二年生于福建省惠安县。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就读于福建师院中文系。毕业后参加“文革”,去部队农场“学军”,先在惠安县任职,后调国立华侨大学任职,现在晋江市挂职。

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,迄今已在大陆、港台出版七本小说著作。日记至今有五百多万字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福建省作家协会理事。传入《中国作家辞典》(国内版)《世界华人文化名人传略》(文学卷)《港版》,并经资深教授介绍参加英国剑桥大学世界名人组织。

目 录

红 叶 卷

1 破晓集

地平线上的景物刚刚开始苏醒,雄鸡又啼了,我称之为破晓。

50 憩园集

这是我渴望的生活,在自然的憩园里安闲地睡着,什么梦也不做。

63 五十字集

今日起,写五十字日记,旨在每日言事,不超过五十字。

68 红叶日记

愈是严寒愈鲜艳,我喜欢这种叶子,也希望做这样的一枚红叶。

94 桂林日记

桂林村土名念墩,住屋破烂,环境荒凉,猪养得满村里跑。

123 过年日记

没有手电,我摸黑走了七里路回到家里,小狗吠了起来。

132 四清日记

再见吧,我们的包厢,再见吧,东峰会堂,你这四清的战场!

178 东峰日记

东峰,像我生活史上一逗号,逗号的尾巴,就是那残破的月亮塔。

216 欲望日记

我带着这膨胀了的欲望——爱的欲望,渡过这孤单的最后一夜。

255 情爱集

在晨光中,我作了最后一次爱的告别,告别我亲爱的妻子。

涛 声 卷

- 271 百字集
不爱时苦了我，爱时更苦了我，爱情有时候竟是如此的残酷！
- 288 涛声集
红旗招展，歌声响亮。啊，难忘的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福州城！
- 332 串连日记
从景山只能望见那无数金黄的琉璃瓦，发出一片金黄色的光芒。
- 367 回闽日记
中央对闽事态，显然有了主见。少数派只要奋战，定能胜利。
- 373 江海日记
东方红奏起来，东西长安道上静寂无声，毛主席出了天安门。
- 395 挥斥集
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！
- 434 马蹄
西风烈，长空雁叫霜晨月，霜晨月，马蹄声碎，喇叭声咽。
- 459 逍遥日记
如果要争权夺利，让头头们去争吧，让他们去头破血流吧！
- 501 为父日记
文儿我没有见，我见到的第一个骨肉是你啊，我的梅儿。
- 511 逍遥续记
我又得一年见不到你了，但愿你单身飞去，明后年双双归来。
- 527 纵队日记
今天全纵队人马出动到东街口，卖书五百本，只亏一无多钱。
- 553 乡居日记
清晨醒来，身边有个胖娃娃呼呼睡着，这样的寓确有留恋之处。
- 591 分配日记
放行还止，徘徊不已，藏玉怀珠，寸心千里。藏玉怀珠说对了。

破 晓 集

1964.2.26—1964.5.31

●地平线上的景物刚刚开始苏醒，雄鸡又啼了，我称之为破晓。

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

正月初七，一个阴晦的日子，我提前离开温暖的家庭，到福州来。从那天夜里开始，我过了一个星期沉闷的生活。忧愁加上离愁，繁锁的复学手续，卫生室陈××的嘴脸，朋友的关心，文娱室里寄居的寂静，夜深的辗转恼人，预先写好的信，拍片机前的躯体，以及和蔡尚辉的会面，伤心旧地新宴，等等，等等，都这样杂乱地从我眼前闪过了，像电影一样。面主人公现在坐在这皎白的灯光下，握着这支扫把似的秃笔，将落叶般的旧梦收集。

我终于复学了，而且是充分健康地复学啦，这是值得庆幸的事，隐痛将渐渐平复。我分配到新的班级，同学们待我很好。我应开始我的新生。

地平线上的景物刚刚开始苏醒，雄鸡又啼了，我称之为破晓。我不再摸索了，顺着晨光下显现的大道前进吧！

过去的事，过去吧！我开始在日记本上写下新的一页。我的身体已经康复，我的思想不应再在忧患中。假如过去的日子无所作为，漏般载酒，那么现在应有所进步，力争上游。在学习、思想、工作、健康等方面取得新成绩，而且是完全崭新的成绩。

破晓了,不能再沉睡!!

二月二十七日

许礼相说,文二(2)政治气氛较浓,因此我就要求分配到这一班。我到了新宿舍,中午,以蕙帮我从系文娱室搬了过来。

上午和新班的同学一起听许仁杰(大许)的报告。这个报告讲有关修正主义的问题,不许记笔记,也不准在校外讨论,还不准追记。下午,仍听这个报告。

今天是元宵,夜里没事,心怀舒畅得很。漫步在黄昏的马路上,吃了一个饼。妈妈在家里,此刻不知在怎么眷念我呀!希望给家里的报喜信,能快些送到她们手中。

二月二十八日

整天听关于自力更生的典范——大庆油田的传达报告。意义重大,但太长了些,听得很疲倦。

中午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封信,H假期给我的长信,也夹在信封里。这封信愤愤地谈及她和××的关系,很有些勾心斗角的样子。她越来越变得孤独,她说:“希望什么人都别来找我(当然,我的好朋友除外),给我一个人沉思默想、享受独处的妙趣,我越来越觉得独处是最好的一种生活方式。”

珍珠的信说:“我们自从你到学校的时候,我们天天都没有出工,坐在都是在想念你。你去的那天晚上,我和母亲睡在一个床,我们两人躺在床上都不能睡,都在想着你,母亲说我们在床上睡,你还在路上被风吹雨打。”朴素的语言、真诚的感情,叫我怎么不感动?!

二月二十九日

上午,在院部听院长的关于“大学解放军”的报告,算是开学式。张院长是闽南人,语音保证不及格。他过去是厦门市的市长,调任我院,据说还是升级。

前天和以蕙、在桂、游莹他们一起去照的单人相(穿西装的)今天已拿来了,还可以。只是笑得有些做作,像蒸熟的狗头。

下午小组讨论,在105室宿舍,我发了三次言。小组讨论后,还欢迎了

我，同学们诙谐地称我为“文豪”“音乐家”“手提琴手”。他们的名字我大都还不知道。谢谢他们了！

三月一日

上午学院包场看电影《野猪林》，香港和北京合拍的戏曲故事片。到福州前十来天，我只看一部《初次考验》（分两集）。电影看完吃炒花生。午睡后写日记，整理席子，继而又吃炒花生。

晚上看院艺术团戏剧组演出的《年青的一代》，四幕话剧，是风行一时的话剧。演得还不错，陈宁也当上较主要的角色。很有教育意义，尤其是对将近毕业的大学生。

要真的走上革命的道路，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，而且背离小资产阶级的立场，确实是需要勇气和意志的！世界上，再没有比做个革命者更崇高的啦，但也再没有比做个革命者更困难的啦！

今天还发给连枝、进金各一信。

三月二日

正式上课。老师病了，整天只上一节俄语课，其他的时间，我都花在图书馆里。像一只枯竭的鱼，钻到碧绿的水底。我借到《黄金果的土地》的续集《饥饿的道路》，过去注意力是集中在看医生的劣行及强盗的淫威，现在却要好好地从头看到尾。

休息时间，找谢秘书。请求政治经济学免修一事已批准，但俄请改在普通班一事，还在研究。如果不补修中共党史，那我这学期可谓轻松透啦！

夜里给珍写信。

三月三日

上午没有课，和建成到卫生室去报销休学时透视的一元两毛钱，两人分了用掉。读《饥饿的道路》，至下午读完。

《饥饿的道路》描写了三十年代巴而佃户的逃荒，集中描写佃户一家在饥饿道路上的挣扎。三个儿子，走了三条不同的道路，大儿子参加警察部队，被当土匪的次子杀死，第三个儿子尤文西奥参加了共产党，起义失败后又被逮捕了。

这是亚马多描写可可种植园生活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。

亚马多的小说富有抒情风味，大段大段好似散文诗。我很喜欢这种笔调。从亚马多的作品中，我看到了拉丁美洲文学上的粗犷、率真的一面，看到了对两性生活不加粉饰的自然主义的描写。我打算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，着重阅读拉丁美洲各国的小说。

三月四日

昨天，以蕤把我拉去诉说他的苦恼。他给老头骂了一顿，而老头是因为我骂他，才把火往以蕤身上发的。当然，如果以蕤愿意，我也可以让他发怒发怒的，但他不愿那样对我。

今天读《无边的土地》的第一章、第二章，晚自修就这样过得很快了！

给振昌一信，约他星期日上午十点半于西湖影剧院门口会我。寄去三斤米票，叫他设法那天的午餐。

三月五日

在上午的汉语课里，给尚辉写了一封风趣的信，我是这样谈及我的生活的：

“早上的菜咸得很，这样，你就可以靠喝开水来装饱肚子。中午的菜有肉，最多四片，而且是那么薄的四片，薄得真可以放在显微镜下观察肉纤维。我总是担心给夹在牙缝里，那就无处可见了。我真佩服工友们的巧夺天工，他们自己的嘴巴那么大，给学生吃的肉，却能切得那么薄。”

话是开玩笑的话，不能全部当真。但这几天，我的肚子确实没能填饱。

今天还给热风编辑组诗歌组一封信。蔡尚辉把他和我合作的那篇朗诵诗投到《热风》，署我的真名，我去信把真名改为杏雨。其实，那篇东西是不入时的，准要退回来。

三月六日

珍珠来一信，是我二十七号去信的回信，叫我做毛主席的好学生，希望“你也不要想我我也不要想你，你在学校安心学习，我在家里好好劳动。”“不要深更半夜都是要写作文，看书，你的头会疼的，晚上一定都要休息。”这种关怀，使我想起了躺在她怀里，任她为我梳理头发的甜蜜的时刻。

下午去三叉街接进金。同去的有以簌、文福、志仁，骑三辆脚踏车。进金的表嫂陪他来，她去探望在康复病院的未婚夫，我们都陪她到医院。旧地重游，不禁颤抖起来，也悲伤了起来。进金的表嫂长得漂亮极了，她对未婚夫的爱真叫人感动。她要在这里陪他过一个月左右。

夜里在文娱室，和以簌、文福他们抢进金带来的东西吃。自修后，已是九点多了，还同他俩到小店铺煮面。羊油用得快光了，钱也花了不少。进金背地对我说：别那么慷慨，应节省些用钱。我默默地点了头，但为了好朋友，花上一些钱在我看来不是可惜，而是荣光。

躺在床上已十点多了，想家里的人，不能睡，大概到十一点，才朦胧入梦。不多久又叫尿逼醒。这是我到师院以来第一次夜间起来小便。

三月七日

给家里写信，其实就是给珍珠写信，但如果说我有了玉珍忘了母亲，那也是错的。对于我所深爱的人，不一定要来那些甜言蜜语，给珍去信，也要去掉那些油腔滑调，甚至连“亲爱的”也不用了，但这正是因为我越来越爱她的缘故。我真想念她，真想念啊！！

收到尚辉兄的一封信，写得很生动。他是我最敬爱的一位知己，但也是和我信件来往最少的一位友人。

今晚是周末，我、进金、以簌、文福、水狮、振威、志泽、集中、敬明等在水狮唱歌跳舞，敲锣打鼓，闹得热火朝天，我的手风琴有极大的进步，可以伴奏了。志泽和集中是我认识（他们早知道我的名字）的两个会唱歌的漂亮的小伙子，前者是闽南人，同是泉高中毕业的，但这回没有同班；后者是同班又同宿舍的福州人，睡在我隔壁床，是一个认为不浪漫写不出好文章的宿舍舍长。

躺回床上已十时了，我还一直看《无边的土地》，直到统一熄灯。

三月八日

赴振昌约会之前，我还在教室里写下一点小东西，大概一千字，是早上炒饭时想起的，作为修改《牧鹅》之用。

十点四十五分，我和振昌在老地方相会了，第一个节目是看电影，事不容缓，马上进场。宽银幕电影《童友》，苏联片。在黑暗中，我们彼此交换了不

多的几句话。以后，又租了一只船划划，谈了一通话。他正开始为家庭之负担而苦恼着，而我却在盼望将有一个孩子，来组织一个家庭。大概，在他刚恋爱之时，也有我这样的希望吧，可现在，他却在学避孕。他的妻子对他很冷淡，常拒绝与他同床。她说，他叫她害怕，生孩子的是她，养孩子的也是她。

午饭十分简单，面和馒头，只花六、七毛钱。他现在连烟都戒了，可怜的家庭的奴隶啊！也许有一天我也成为家庭的奴隶，但这一天很遥远。我现在是自由的，将来，即使有了孩子，我还是要自由的。我有自由的条件及信心。自由是最重要的，重于家庭的温暖，重于妻儿的敬爱。也正是这样，我对服从国家分配这一点，从没有怀疑或者苦恼过，虽然这还在遥远的八百天之后。

给家里的信寄出去了，还捎去一张彩色相片。据说，前番寄进金来的五元钱是红姑姐的，因而在这封信中也谈及王文辉的事，愿意为阿姐继续效力。但钱是不收的，我叫妈设法还她。

三月九日

《无边的土地》读完了，亚马多的可可三部曲，全读过了。我感到占有的满足。

今天到图书馆借一本《巴尔扎克传》，我计划在一个星期内读完它。据章武说，这是一部优秀的传记，内容真实而有趣。

夜里和章武、道兴一同去见童老，讨论《闽江》的事。道兴还发了×××的一顿牢骚，他身为团总支宣教，却和×××合不来。我很了解，×××是何许人。我讨厌人面前一套，人背后一套的做法。

三月十日

上午没有课，在图书馆胡乱地渡过。以后要少到图书馆去，因为一到那里，我就给丰富的藏书所吸引。这也想看，那也想看，东翻翻，西翻翻，觉得每一本我都爱，可又每一本都不能集中注意力看下去。这种好高务远、喜新厌旧的“好书精神”，只会把我弄得十分疲倦，而后是一无所适从地离开了。

回宿舍才能集中精神看《巴尔扎克传》。

下午突然要进行突击卫生大扫除，是彻底的大扫除。因此忙碌了一个下午，直到第四节下课。我现在变得勤快多了，这大概是学习了解放军，也革命化了起来。这是好事，应把自己的“命”革新一下。

给振昌兄一信，向他借《问题解答》。

三月十一日

上午上俄语和心理学，这两科都是女教师任课。心理学教师三十来岁了，据说去年才结婚，面目端庄、态度优雅，讲得还好，字也写得很好看。

下午听报告，由许书记和同学分别朗读人民日报的关于大学解放军、大搞革命化的三篇重要文件。目前，这个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开展得轰轰烈烈，向解放军学习什么？主要是学习“三八作风”和“四个第一”。三八作风是三句话八个字，毛主席提出的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，严肃、紧张、团结、活泼。这三句话八个字是当金科玉律贯彻执行的。四个第一是人的因素第一、政治第一、思想工作第一、活的思想教育第一。

读巴尔扎克传。在巴尔扎克的生活中，创作和女人占有主要的地位，他在创作上的坚韧不拔和在生活上的放浪不羁是同等的。他写作的速度真叫人难于置信，最多一年能写十二卷小说；也像杰克·伦敦一样，他一生像种马似的追逐女人，不过他喜欢的是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的富孀。他不要青春年少的女人，他要能同时给他性爱又给他母爱的女人。

夜里写作文，用一个钟点时间写了一篇四千字小说《祠堂的秘密》。没有草稿，下笔成文，想起来有些得意。

三月十二日

现在，学校的一切都在革命化。每天早上，已把作操改成民兵训练，我所存在的那个小组，还被抽出来搞真正的民兵训练——带枪训练。为了学习解放军，我们吃饭、上课都要排队，前者闹了很多笑话，因为排队去吃饭，这是开大学生史所未有的创举，很多调皮家说，倘若排队上厕所，那就算革命到底啦！调皮话总归是调皮话，大搞革命化，确实使大家振作起来，很有轰轰烈烈、紧张严肃的样子了。

在搞革命的同时，还搞了卫生。每天早晨，我都要费力地把那硬棉被叠成规定的四方形，放在固定的位置。寝室里现在什么都整整齐齐的，毛巾一条线，面盆一块放，棉被一样叠，连那老是弄不一致的蚊帐，也一致了——统统不挂，光秃秃的蚊帐架，岂不整齐一致？

夜里和文福、进金到一小店铺吃面。

三月十三日

今天看完了一册金然日记，触痛了我很多地方，尤其是他慎重其事地作了十几页的“如菊日记摘抄”，更叫我不安。因此，我写了一篇“前言”放在这摘抄的前面，也算作在异乡埋葬自己过去的宣言，现把全文抄录如下：

写在《如菊日记摘抄》之前

我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。因为金然是我一位难得的知己，我才向他公开我的小部份日记。我赠给他一册日记，是为了让他更好地了解我，而他，仔细阅读，还做了这么多的摘抄，这使我既感动又惶恐。感动的是，他以知心待我。惶恐的是我的日记在这段时间颇为悲观，而然兄把我过去的悲哀和思想重新移植到他的园地上，真可谓谬种流传。

但是，稳确自己的过去，把自己思想的转变简单化，是虚伪的。这些日记不正是我旧日的影子吗？把它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来保存也未尝不可。况且这里摘录的，还带上然兄真挚的手足情及期待，我更不忍毁掉它！但愿然兄也把这些东西当一面镜子用吧！

人，只有通过复杂痛苦的思想斗争，通过事实的多次考验和教训，才会达到真正的进步。那样的进步程度我还没达到，但只要从痛苦奋斗过来的人，都会珍惜他走上新生活的最初一刻。愿我们共同进步吧！

三月十四日

今天甚至停课来搞卫生。教室的地板都洗过了，还再洗，椅桌门窗擦过二遍，还得再擦，任何偏僻的地方，都搞得干干净净。花了不少时间，费了不少的心神，校园真真是焕然一新，宿舍教室窗明几净，真是舒服极了。

下午在操场讨论革命化问题，院系负责人正在四处检查，为了保持清洁，我们上课脱鞋上教室。这又是史无前例的。但检查后，就不再管这些了。

夜里建成因肚子痛抬进医院，我去看他。病在遥远的他乡，身边没有亲人，真够悲哀的。但友情往往能弥补一点。那怕再浅薄的友谊，对病床上的人也是无上的安慰。

三月十五日

昨夜没上街，在宿舍写信给玉珍。我的无可解脱的醋心一发作，就会莫名其妙地不安。仿佛很多人都在垂涎我的珍，仿佛她一举一动，都是轻佻的不实在。虽然我万分信任她，也确实了解她不是那号人，但终于在醋心振撼之下，写了一封长长的信，去警告、说服她。

这封信其实只说两点：第一，××和解放军来往好几个，应该说她是个不实在的人，我不容许你学她的样，第二，和大队干部、解放军来往，不应太过大方，要注意人家会说闲话。还举了很多例子。这些例子都是极普通的，极平常的，但醋心把这平常普通的小事染成醋色，因此也变得似乎很重大，再说说笑笑，说不定就是勾勾搭搭了。哎，明知这种吃醋是无聊的，但还是得吃，未知珍的反应如何，又该算上一件心事。

信是托健娘转的，我怕她不能亲手收拆。信刚寄不久，就接到玉珍十三号的来信。她说收到我的相片，就好像我在身边了。我一时又觉得自己太狠心，太多疑，但信寄出去，我也不后悔。夜里，又再给家虽写封信。

下午的民兵训练，我因为头昏而请假，读契诃夫的小说集《妻子集》。

三月十六日

心情不好，患得患失。读《巴尔扎克传》也没有先前那种劲头了，甚至于想废除课外阅读，过更加懒散的生活。当然，这种念头很快就过去了。今后要把课外阅读正常化。不要在图书馆里弄得昏头昏脑，不要把课外阅读当成一种生活的刺激。

给家虽的信发出去了。收到表哥的五元钱。

夜里给H写信，信写得很长，很有哲学研究的味儿。准备寄出，以求更好了解这个人。

三月十七日

上午没有课，又在图书馆里钻得头昏脑涨。

下午补上文选课，天热得使人懒洋洋的。第三节又上民兵课，考一通理论、学习分析步枪，倒较有意思。

第四节全排民兵操。哎，把一肚子的闷气全笑光了，那简直是散兵操。五花八门，七嚷八叫，像是七八岁的小孩在玩耍。

三月十八日

H的信还没有寄,是否寄,还在考虑。

上午是俄语和心理学课,听得真无聊,简直想钻到窗外去逛逛,尤其是心理学课。下课又拖了几分钟,班干部通知些什么,又拖了几分钟,肚子饿得叫咕咕的。中午没午睡,去理发,吃一个肉糕。下午听战士学毛选经验介绍,从一点半坐到六点,真是受罪。最后的那两个钟点会场大乱,小便去的、早退的、背靠背打盹的、全神贯注看小说的、开小组讨论会的、乱画乱写的、打哈欠做怪脸的到处有。还好中心会场不在咱们青华楼,否则,叫解放军战士看见,不知有何感想。

夜里到阅览室看苏联画报《星火》(俄文版),这种画报能告诉我们:目前,苏联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艺术倾向是什么!当然,也可欣赏很多名画,看看俄国的“国光”和“半裸的女人”。苏联的崭新的艺术倾向,表现在电影、文学,甚至于美术摄影上。

有一幅油画画战争时夫妻的分别,那背景是如何的肖肃,既是生离,又是死别,这是如何的痛苦呀!还有一张照片,用整版位置,拍出一个衰老的母亲在一九四二年战死的烈士坟上痛哭,悲哀而且绝望。

三月十九日

到校已一个月了。

收到振昌及尚辉各一信。

夜里阅读《我的大学》,不想读完。

三月二十日

早上和下午第四节都是带枪的训练,我们的这一班据说要去比赛,所以抓得挺紧。目前,我们已熟练地掌握一些步枪的基本动作,如验枪、托枪、背枪、肩枪,立式射击姿势,卧式射击姿势,跪式射击姿势,还学会步枪分解、擦枪、排除故障等等,这是民兵训练的成绩。

今天还收到文柴一封信,没说什么。向我要相片,我不想马上寄去。下午去领这月份的助学金,四元钱,一下子用掉四分之三,都是必要的,除了一罐罐头。光寄信用的邮票就一下子买了四五毛。今后的可有可无的信件,要尽量减少。

夜里听集中他们说，章武的《山村清夜》在羊城晚报上获奖，奖金六十元。这又是给海潮一记耳光，打得可真响呀！

三月二十一日

昨天和今天天气都很阴晦，时雨时晴，时寒时暖。今天天色更阴沉，时有细雨。这是一种诗的天气。我真想跑向那雨雾茫茫的山岗上去。

下午政治学习。我们带枪班训练，步枪的部份分解和结合，弄了一个下午，手臂酸得够受。

夜里上街去逛。最近这段来，我较少上街。习惯成自然，现在也觉得上街不如上床痛快。今后除特殊原因外，概不上街。

三月二十二日

给振昌君一信，只两行，叫他不必要把那本“经典著作”寄来，我已经买了，看过了。又给蔡君一信，说不能去看他，所托之事，都没有给他办好。

上午看电影《自有后来人》，好片子。回校后草草吃过午饭，躺在床上看那《问题解答》。因为断章取义地理解这本书上的某种暗示，心里有些恼烦。我真是多疑的人！我应吸取前五个月“杞人忧天”的教训，怎么能再这么“自寻痛苦”呢？过去的性经验证明我的恐惧及自卑是没有根据的，我为什么烦恼？那暗示难道会是真现吗？一小时，就是公马也不可能一小时？！

下午参加民兵表演，在大操场。我系带枪表演是我们班十人，队列表演是文三（1）班。队列表演没得到前三名，而我们的表演却很不错。最惹全场注意的是化学物理系的表演：假警报一响，他们全伏在路边草地上，穿上防毒衣裤，罩上面具，这表演把原来的队形都弄乱了，看客极多。全都表演完毕，曾鸣书记给我们讲几句话，说数学系是标兵，因为它今天获得第一名。又说要开展经常性的民兵训练等等。四点多回到宿舍，休息一会，就吃晚饭了。

我担心这样训练会影响身体。我应该多多注意，锻炼是要的，但不能毫无顾忌。多休息，多保养，这是极必要的。做个民兵的积极分子，当然是光荣的，但不能用健康去换取这种光荣。

三月二十三日

我向班长请求，把我改编在普通的民兵班里，他说可以研究。我和班委